

数字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情感仪式研究

陶喜红 李婷婷

摘要: 数字场域中情感仪式的实践形态、作用机制与价值认同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提供从感知触达到价值内化的跃迁路径。实践形态层面,数字孪生仪式借助技术具身性复现历史场景,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互文叙事仪式通过符号开放性聚合多元主体,激活文化基因,实现跨代际转译;算法凝聚仪式依托数据连通性构建情感共振圈,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网络,三者共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情感化表达与具象化传播。作用机制层面,通过情感触发、聚集、赋义与升华的递进机制,情感能量在仪式进程中持续生产与转化,促使个体感知向价值共识演进。通过完善沉浸式情感体验、开发轻量化交互产品、强化跨场域协同联动、打造多元文化体验空间等策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实现从情感触达转向价值认同深化,并实现长效建构。

关键词: 数字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情感仪式

中图分类号: G206;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1-0161-08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1]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情感联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提供了认识论层面的创新指引。从社会建构论视角观之,情感并非停留于生物本能层面的个体心理表现,而是“受文化规范、社会价值和信念的调节”,其本质为“一种超越个体的关系存在”^[2],是群体认同得以形成的黏合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深植于传统节庆、民间艺术等集体仪式之中。这些传统仪式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价值观念,为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深度交融搭建了重要桥梁。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场域中的情感仪式应运而生。它通过技术可供性突破物理时空藩篱,重组仪式要素,在情感能量的数字化汇聚与循环中完成共同体意象的具象化转译,推动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象传播从认知宣导向价值认同进阶。这种数字场域中的仪式革新不仅承续并再激活了传统仪式的文化基因,更通过智能交互、虚实共生等数字特性,建构“身份隐退”与“意义在场”并行的新型形象传播范式,从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联结的稳定性和延展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数字时代的传播动能。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理论根基与内涵诠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研究根植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民族理论框架。该理论揭示了中华民族“自在”实体与“自觉”共同体双重属性的历史辩证关系,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

收稿日期:2025-06-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研究”(24BMZ003)。

作者简介:陶喜红,男,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074)。李婷婷,女,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周口师范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074)。

史过程所形成的”^[3],为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态与现代建构提供了关键视角与本体论基础。众多学者通过长时段考察,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古代多元文化共生到近现代意识觉醒,直至新时代自为发展的演进规律,揭示其“内聚性本质”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再生产机制。

(一)核心对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多维构成

作为传播实践的核心对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该共同体的内部成员或外部受众对中华民族共有集体身份的认知描述与意象形塑,突出表现为对中华民族这一称谓下共有身份认同的话语表达和共有精神面貌的画面感知^[4]。它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为主线,是一个根植于历史、建构于实践、升华于价值的复合型象征体系。

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源于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积淀。从先秦时期的多元起源与早期互动,到秦汉以降的“大一统”制度与文化整合,长城、黄河、典籍等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的统一性、连续性与包容性特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经历了从屈辱他塑到自觉革新的深刻转型,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觉醒与集体认同的现代启程。

从实践维度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历经革命时期的生死与共、建设年代的自立自强、改革开放时期的活力发展,至新时代彰显的自信团结、繁荣与共的崭新面貌,凝聚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牢固命运共同体。

从价值维度看,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已升华为一种以“四个共同”^①为历史根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价值体系。它内蕴着爱国主义、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和合共生的精神内核,其核心凝聚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一认同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根基与精神动力。

(二)概念演进:从“民族形象传播”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

“民族形象传播是指通过各种媒介和社会活动,向外界传播本民族的整体形象和民族特色等,使外界对于本民族有一个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5],重在对本民族文化符号或地域特色的挖掘与展示。然而,这一概念难以涵盖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要求,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概念应运而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

播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目标,通过系统化的符号生产、叙事建构与多渠道传播,对内强化“多元一体”的集体认同,对外展示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和谐、繁荣、进步共同体的整体形象。此概念从侧重文化展示转向强调共同体的政治与文化建构,确立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为原则的认同导向,涵盖从内部凝聚到对外展示的系统化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

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研究呈现对内、对外的双重面向。对内建构研究维度,聚焦文化符号体系的创新再生产,探讨如何通过国庆等视觉形象^[6]、图像叙事^[7]等载体,在“既增进共同性又尊重包容差异性平衡”^[8]的原则下,形塑内部认同。对外传播研究则致力于探索中国话语与叙事体系的构建策略,寻求在“能够定位的形象”和“可能定位的形象”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战略点^[9],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市场化运作、双向文明对话的新格局,以提升对外传播的精准性与有效性^[10]。这些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照与理论铺垫。

在此基础上,仍需关注如下问题:如何通过仪式符号编码、集体记忆唤醒等微观路径强化形象传播与深层情感认同的关联?如何应对数字时代文化圈层化与传播碎片化对共同体情感联结方式的消解效应?如何制定分众化、场景化的针对性策略以提升形象传播质效?本文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拟透过数字场域中情感仪式的实践形态与作用机制,揭示技术赋能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深层逻辑,构建从文化感知到价值内化的分层实施方案,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从历史自在到数字自觉的范式跃迁。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中情感仪式的实践形态

在数字技术重构传播场域的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情感仪式实践呈现为数字孪生仪式、互文叙事仪式与算法凝聚仪式三种创新形态,分别从夯实历史根基、激发当代共创与织就认同网络三个方面协同作用,共同推动立体、动态、鲜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在数字时代的生成与传播。

(一)数字孪生仪式:历史记忆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是中华民族基于共同历史记忆、文化基因和命运关联形成的集体认同感与归

属感。它需要依托特定的场景来承载与表征,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而数字技术的介入,能够将物理场景升华为沉浸式的精神情境。通过全息复刻、虚拟仿真与时空叠加等技术,数字孪生仪式创设虚实动态映射与交互叙事的情境,为涵养共同体情感建构数字认知框架。其核心在于借助技术复现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生活图景、共同缔造的历史场景,并通过预设的符号系统引导用户体悟内蕴的共同体情感,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例如,借助长城研究院的“数字长城”项目,用户可通过手机端查看历朝长城原貌、疆域变迁与制度演化,打破线性历史叙事桎梏,实现物理空间与数字情境的拓扑叠加,感受长城作为民族纽带的多重意义。

当用户置身于“在线—在场”融合的仪式空间,具身交互的沉浸式体验就成为催生共同体情感归属的关键力量。参与者以“数字分身”介入历史场景,通过手势交互等多模态感知的身体实践刻写情感记忆,在古今对话的“在场”中强化“我们感”。以“数字敦煌”为例,手势修复壁画触发的触觉反馈、驼铃音效与多语言声景构成的丝路语境,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转化为可体验的具身化认知实践。

可见,数字孪生仪式通过将抽象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的时空界面,激活用户的主体性参与,消解历史疏离感,由此承载并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源形象、命运与共的集体记忆。它使长城、敦煌等象征符号超越静止的遗产,成为动态的、可参与的“命运叙事场”,不仅联结了个体身份与共同体命运,更在历史长河中激活“四个与共”(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而在情感层面铸牢对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二) 互文叙事仪式:多元共创激活文化基因跨代际转译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互文性理论(Intertextuality)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11]。在数字场域中,这一理论发展为多模态、跨圈层的立体化互文叙事仪式,有助于激活文化基因的跨代际转译,即以情感动员与仪式共建为纽带,推动文化符号在不同代际之间实现可理解、可共鸣、可共创的动态转化。

跨代际转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情感与仪式的深度参与,即通过共同观看、社会讨论等方式,引发更广泛代际的集体记忆,实现文化价值的当代焕新与

延续。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电影的台词、音乐、片段被转译为歌曲改编(听觉文本)、表情包(视觉文本)、弹幕评论(语言文本)等多模态叙事单元,完成传统叙事向网络语境的符号转译。同时,哪吒“逆天改命”的个体抗争精神,经由集体互动与意义叠加,升华为“中华当自强”的共同体奋进宣言,从而在精神层面再现并强化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掌握命运、改变命运的革新意志。

多模态再造、弹幕互动、话题共创、梗文化裂变等行为构成的数字化互文实践,使个体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变为积极的叙事参与者,通过多元方式融入集体叙事,将个体情感转化为共同体的认同动能。这不仅拓展了仪式的时空阈限,更构成了多元互动、拓展意义的新型仪式展演。在此过程中,“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政治话语被模因化转码为更易于受众接受的生活化表达,实现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实践的渗透。数字互文仪式由此成为文化基因的“元叙事装置”,既维系民族根脉,又拓展意义边界,因为“贯通不同主体的互文叙事,更容易联结观念、凝聚共识,在受众之间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12],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转化为多元主体共塑的仪式实践。

(三) 算法凝聚仪式:情感共振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网络

算法在承担信息分发功能的同时,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组织文化实践、凝聚集体情感的仪式性架构,它通过可计算的符号组织与情感调节,构建情感共振圈,并以此为基础系统性地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网络。因此,可以通过算法解析用户行为数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宏大叙事拆解为一系列可感知、可互动的微观文化符号体系,使之成为激活情感共鸣的“触点”。例如,非遗文化传播中,算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具化为一个个非遗项目与匠人故事。它不仅推送技艺细节,更关联其历史溯源、匠人故事等延展内容,甚至联动线下非遗体验与消费活动,形成“观看、认知、实践”的完整仪式链条。这一过程赋予文化符号历史纵深感与文化厚重感,初步完成了从符号感知到意义内化的仪式化转换。“共同的现实空间或话语空间会在无形中产生一种压力,使身在其中的成员展开互动、相互感知到对方及共同元素和相似诉求的存在,激发群体成员的共同感,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有形的群体和集体记忆”^[13]。

算法依托用户观看时长、评语语义等行为数据

实时捕捉情感强度值,动态调整内容分发与节点关联,推动个人兴趣扩散为群体性情感共鸣。正如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言,当群体成员在互动仪式中实现情感与注意力同步时,“会更强烈地体验到其共享的情感,如同这种情感已经开始主导他们的意识一样”^{[14]79}。由此,算法不仅可以促成情感的流转与聚合,更在数字空间中构建持续运行的情感共振圈,成为共同体认同网络生成的关键动力场域。算法凝聚仪式催生的情感共振圈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新型数字团结技术,系统性地构建并巩固其“团结统一”的符号结构与“价值认同”的共同体认同网络,不断加深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结构化认知与情感归属。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中情感仪式的作用机制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情感仪式遵循触发、聚集、赋义、升华的递进逻辑,形成情感能量的持续性生产与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提供动态化的价值整合机制。

(一)情感触发:高唤醒度场域激发共同体意象

情感触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关键起点,承担着价值锚定与认知转化的双重功能。数字场域的情感触发核心在于将技术工具性转化为用户的文化主体性,这主要依托“在场”视角与符号转译两大引擎所塑造的高唤醒度场域。

一方面,“在场”视角构筑共同体形象的沉浸式感知空间。多模态技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跨感官联动,构建超现实的叙事场域,使观众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实现虚拟在场,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情感触发的结构性条件。例如,“数字敦煌”将石窟壁画转化为可触控的立体界面,观众“身处”胡汉商旅往来、乐舞共融的场景时,有助于激活对多民族文化交融史的立体化感知。另一方面,符号转译形塑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中,依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叙事资源,形成承载集体记忆的符号矩阵,包含长江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时空压缩呈现、长征等革命文化符号的动态可视化叙事、石榴籽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符号的隐喻强化,有助于强化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沉浸式“在场”实践重塑文化体验模态,符号矩阵则进一步激活文化基因的代际传承。数字场域重

构了情感触发的时空维度与感知方式,将高密度情感能量嵌入交互仪式,提供兼具沉浸感与厚重感的仪式体验,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符号认知到价值共识的深层转化。

然而,需警惕技术主导下仪式的“档案化”倾向,避免削弱身体实践对文化感知的本能性联结。因此,须注重数字仪式的具身参与,在技术赋能中嵌入实体文化实践,确保共同体形象传播中技术工具性与文化主体性的动态平衡。

(二)情感聚集:集体欢腾驱动认知图式革新

情感聚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重要枢纽。数字场域搭建了时空延展的情感汇聚平台,用户借助虚拟挥手、在线鼓掌、实时评论等数字化互动形式,深度参与到重大文化庆典、关键时刻的集体观礼中。这种参与模式伴随着情感表达的即时反馈与叠加效应,加速情感能量的累积,推动仪式性集体欢腾氛围的形成。同时,算法依据用户的信息偏好、行为轨迹等多维数据,精准识别并构建“兴趣—情感”的数字共同体,并通过设定“共同体叙事优先度”指标,对传播内容进行精准筛选与排序,确保重大科技成就、民族团结故事等核心叙事跨圈层覆盖,民众围绕这些内容展开交流互动。由此,在国家重要事件、传统节日等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仪式场景中,借助算法推荐形成情感的紧密联结,共同营造具有情感凝聚力与认同指向的数字化仪式场域。

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互动仪式的核心是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参与者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并彼此相应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微观节奏与情感”^{[14]79}。该理论强调,仪式不仅是信息和资源的交换,更是情感能量的汇聚与转化的动态过程。在数字场域中,虚拟共在的行为同步为共同体符号提供了聚焦性的情感场景,圈层化意义联结则将这些符号承载的价值叙事转化为群体内部可共享的情感密码。这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传播效能,推动共同体意识向更深层次、更结构化方向发展。

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需警惕算法茧房引发文化多样性衰减、算法规训导致文化表达同质化等认知窄化风险。要不断探索算法纠偏与内容平衡机制,通过打破信息壁垒,确保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在数字空间得以充分展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更加开放、多元的传播生态中不断巩固和深化。

(三)情感赋义:具身实践增强价值认同

情感赋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核心机

制,它借由具身实践将抽象价值理念转化为可体验的情感共振。其根本作用在于,能够有效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这项兼具政治意涵与文化深度的重大命题。数字场域的情感仪式凭借其主体下沉的独特优势,赋予普通民众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者的角色力量。以短视频平台的节日实践为例,在国庆等重要时刻,用户通过自发组织升旗仪式、创作以国旗为核心元素的视听内容等具身参与,深度融入仪式叙事进程,并借助特效、滤镜、智能剪辑等技术手段提升情感表达张力。技术赋能不仅降低了参与门槛,更通过算法推荐、话题标签等功能助力情感仪式的规模化传播。在此过程中,共同体形象的视听符号系统持续经历编码、解码与再编码,集体记忆不断完成符号化建构与意义再生产,形成对共同体精神内核的动态诠释。

具身实践体现了用户“从文化认同的‘自觉意识’向传播中华文化的‘实践意识’转化”^[15],其价值在于打通了个体行为与宏大叙事的意义通道,促使共同体精神内核的深层浸润。在此过程中,个体通过持续性参与情感仪式,将共同体符号从抽象认知对象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载体,不断深化自身与共同体之间的情感联结,推动民族自豪感与社会归属感的双重沉淀。由此,情感赋义推动共同体形象传播从覆盖广度拓展至价值深度,“促进范围更广、彼此联结更紧密的身份认同的形成”^[16]。

然而,流量逻辑主导下的仪式表演化倾向,可能解构仪式的神圣性与真实性,导致共同体形象传播陷入“景观化”困境,削弱其情感凝聚力与价值感召力。因此,在数字传播实践中,需要在技术赋能与文化本真性之间寻求平衡,引导民众以真诚、质朴的情感表达参与共同体叙事,确保共同体形象传播兼具传播广度与价值深度。

(四)情感升华:制度化传承铸牢持久性认同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指归,情感升华是个体或群体在共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将朴素的认同情感,经由认知深化、实践参与与价值内化,升华为一种自觉、稳固的情感共同体意识。这一过程既强化对“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体认,也推动情感能量转化为维护团结、赓续文脉、共筑复兴的实践动力。情感升华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化传承,把仪式场域的即时性情感固化为持久性文化认同。依据媒介事件理论,仪式具有“内部效果”(仪式进行期间对参与者的直接影响)与“外部效果”(仪式结束后对制度与社会结构的长期作用)^[17]。维克多·

特纳(Victor Turner)的仪式过程理论进一步指出,“在通过仪式中,人们从结构中被释放出来之后,仍然要回到结构之中,而他们所经历的交融,已经为此时的结构重新注入了活力”^[18]。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情感仪式,不仅借助阈限体验建立情感联结,更以文化记忆库、教材体系、数字档案等制度化传承,将仪式情感能量沉淀为可传承的文化资本,推动共同体价值观在参与者心中的持续内化。

在数字媒介成为基础设施的当下,数字场域“使得广泛的情感网络和情感共同体的形成真正具有了结构性的基础”^[16],上述制度化传承机制获得了全新的技术载体与演化形态。一方面,文化遗产数字化推动文化基因的结构化存储与活化。通过高精度数字存档与语义关联技术,构建可追溯、可延展的集体记忆图谱,并借助算法推荐与跨平台分发机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嵌入日常信息生态。另一方面,情感仪式的周期性数字展演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符号铭刻与价值内化。传统节日、国家庆典等的循环复现、文化符号的跨媒介转译,“使指涉共同体特性的图像符号表征渗透于日常生活、媒介以及人们的视觉经验中,隐而不显地传递共同体规范、价值行为、意识形态旨归等”^[7]。

然而,为规避仪式展演的“意义耗散”风险,需以文化连续性与现代性转化的辩证思维创新仪式样态。既保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意象的稳定性与神圣性,亦需融入数字时代的审美范式与交互逻辑,使仪式内容在传统基因与现代语汇的融合中持续激活情感能量,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从符号传播到价值认同的跃迁。

四、情感仪式驱动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价值认同深化进路

为推动情感仪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中发挥深层建构作用,需以增进具身化感知、推进持续性仪式、激活深层次记忆、构建仪式化共识为实践框架,通过沉浸式情感体验的生理性记忆、轻量化交互产品的社会化共鸣、跨场域协同联动的规模化辐射、多元文化体验空间的融合性参与,在虚实共生的数字场域中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情感仪式互动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认同根基。

(一)以沉浸式情感体验增进具身化感知

在数字场域中,完善沉浸式情感体验需强化技术与文化基因的有机融合,打造兼具历史纵深感与

现实沉浸感的中华民族形象传播场域。这一过程不仅依赖激光雷达扫描与三维建模等技术实现物理实体的超维映射,更需在多维度情感开发中,形成一种身心融合、情境化的认知方式,即具身化感知。它强调通过身体的多感官协同、情感交融与环境互动,实现从“观看”到“体认”的认知跃迁。这需要从内容叙事与交互设计两方面协同推进。

内容层面,应系统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挖掘平等尊重、交流互鉴、和衷共济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以微观叙事展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本质,为情感共鸣奠定意义基础;同时,聚焦长城、长江等共享文化符号,深入开掘其作为文明纽带的历史功能与象征意义,将物质符码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载体,深化“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文化共识。交互层面,需遵循“多渠道并存的交互界面”原则,将触觉反馈、手势识别、环境模拟等技术整合为沉浸式体验的感知矩阵,力求把“丰富的感应能力和机器的智能两者的力量结合起来”^[19],通过多模态感官融合与情感嵌入,“搭建由浅表层面的感官认知向文化共振演进的现实通道”^[20]。

具身化感知依托技术实现沉浸效果,具有深刻的文化记忆建构功能。扬·阿斯曼(Jan Assmann)指出,“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21]。数字场域将文化记忆的“向后锚定”与“向前投射”整合为可交互、可体验的时空连续体,为“记忆的双向性”赋予了新的实践形态。这一形态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文化记忆中的情感因素进行深度挖掘、系统提炼与精准呈现,将那些蕴含民族精神的故事和符号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体认知场域。媒体“使用多样化的态度标记语与受众进行交流,这有助于形成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情感共同体’,从而加深双方的互动和情感上的共鸣”,进而通过“情感动员以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22]。因此,具身化感知本质上是身心与环境互动中生成的文化内化机制,它通过承载和活化共同体记忆,凝聚共同体情感、筑牢认同根基。

(二)以轻量化交互产品推进持续性仪式

如今,表情包、文创产品等轻量化交互载体,正通过低门槛、高渗透的日常化参与机制,将宏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转化为可持续的个体情感实践。此类产品将标志性的共同体文化符号解构为可社交、可携带的“情感微粒”,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传播从周期性的宣传展演嵌入日常生活,形成

一种连续性的情感浸润与认同强化。此类产品的传播效力植根于双重逻辑的协同作用。一是符号在数字网络中的增殖性传播,即共同体文化符号通过用户改编、分享不断衍生新意义;二是用户在持有、使用与互动中的具身性实践,将抽象的共同感外显为日常生活中的身份操演。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数字时代共同体文化传承的实践范式。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系列文创便是典型案例。通过将“坚韧不拔、精益求精”的精神特质转化为书签、冰箱贴、包挂等日常化载体,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厚的历史底蕴以轻松、亲切的方式完成“再仪式化”的日常渗透。文物原型、谐音双关、实用功能的三重符号转换本质上是在解构与重构中实现文化基因的迭代更新,共同体记忆与认同由此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

轻量化交互产品的创新并非简单的市场迎合,而需要在共同体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核与当代用户的诉求之间寻找平衡点,这要求设计者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与敏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意识。如三星堆青铜面具动态表情包,其创作本质上是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符号融合,通过饕餮纹饰的视觉解构和萌态化数字再造,在保留其作为中华文明早期重要见证的庄重所指的同时,重塑了其贴近现代生活的情感亲和力与社交传播力,实现了共同体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

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轻量化交互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可依托线上线下联动机制,举办以“中华文化符号创新表达”为主题的创作营与体验活动,引导公众在参与中深化对共同体文化的理解。或者利用社交媒体推动各民族优秀文化符号在表情包、文创产品中的有机融合,使轻量化产品库成为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生动视觉载体。由此可见,轻量化交互产品不仅降低了文化参与的门槛,更有助于在日常生活中推动共同体文化符号成为联结不同群体的情感纽带。

(三)以跨场域协同联动激活深层次记忆

依据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资本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等形态之间相互转换^[23]。基于此资本转换逻辑,情感仪式的社会渗透力提升需构建“文化资本解码、象征资本编码、社会资本增殖”的协同循环,通过不同场域协同实现资本价值的倍增效应。具体而言,这一循环依托三类主体的角色协作与功能互补。档案馆、博物馆、

艺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将文化资本融入展览、讲座、研学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场景,让文化资本在此过程中得到初步积累;高校、智库等学术机构将弥散的文化资本进行理论提纯与体系化编码,凝练为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图谱、课程体系与学术话语,赋予其系统性与权威性,从而升维为象征资本;新媒体平台发挥其传播势能,通过短视频、直播、H5等形式,将象征资本裂变为广泛流通、易于参与的社会资本,在跨场域叙事中激活公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记忆。如2025年4月2日举办的“一起来打卡‘铸牢’文物古籍展”,即在国家民委、文化场馆、社交平台的多方联动中,将典籍根脉、文物交融、民俗血脉转化为可参与、可分享的文化体验,完成了从物质保存到意义阐释、再到关系扩散的价值跃迁。

此类跨场域实践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宏观层面,搭建具有结构性与系统性的传播框架,整合文化机构、高校智库与新媒体平台多主体的资本优势,形成专业化、权威化、规模化的传播矩阵,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精准性、权威性与全面性。微观层面,通过情感仪式的生动呈现与深度互动,激活公众的参与热情与共鸣体验,推动共同体认同从认知层面到情感层面深化。这是从“空间占有”向“意义生产”的过程,不仅借助多元场景的拓扑叠加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可见性,更通过触发、聚集、赋义、升华的动态循环建构情感仪式互动链,使参与主体在连续性传播中锚定身份归属,于集体记忆的时空折叠中凝聚“多元一体”价值共识。

(四)以多元化文化体验空间构建仪式化共识

多元文化体验空间作为民族记忆与地域文化交融的凝铸之场,通过物质实体、行为实践与数字技术的交织,打破单一民族叙事的封闭性,构建“多元一体”的认知场域。从实体维度看,该空间融合不同民族的建筑风格、艺术形式与生活场景,通过空间隐喻、叙事展陈与路线引导,将各民族文化元素编织成具有象征整体性的复合图景。从行为实践维度看,民族文化工作坊、手工艺研习、民族美食共创等体验活动,为参与者提供具身化的交往情境。通过协同制作、共同展演等形式,参与者在“做中学”的过程中超越文化表象,在情感共鸣与意义共享中逐步形成仪式化共识,实现从文化旁观者到意义共构者的身份转变。

在数字技术重构社会认知的当下,数字化建设进一步拓展了仪式化共识的生成边界。它以数字技

术为引擎,以互动体验为纽带,形成一种以可交互为特征、融合实体空间与数据空间的传播样态。数字场景不仅复原各民族的节庆场景、歌舞仪式与日常生活,更通过人机交互与社交功能,使参观者能够与虚拟角色对话、参与仪式进程。而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个性化路径推荐,则提升了体验的适配性与沉浸感。与此同时,参观者通过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化传播,将个体体验转化为可流通的“社会资本”,在分享与互动中拓展共识的扩散范围,推动共同体情感在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绵延与深化。

总之,多元文化体验空间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游览者“通过多元路径的体验和感知可唤醒并重构集体记忆,实现中华民族身份与文化双重认同的终极依归”^[20],为铸就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身化、沉浸式且具有社会延展性的实践路径。

结 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情感仪式,通过技术具身性、符号开放性与数据连通性的协同作用,形成数字孪生仪式、互文叙事仪式与算法凝聚仪式三重实践形态。在此过程中,基于情感触发、聚集、赋义、升华的四维作用机制,情感能量在仪式进程中持续生产与转化,实现从意象唤醒到图式革新的认知跃迁、从具身实践到制度化传承的认同塑造。为深化情感仪式的文化存续与社会整合功能,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价值认同效能,需围绕具身感知、交互渗透、场域共振、记忆凝铸的构建实践框架,通过完善沉浸式情感体验、开发轻量化交互产品、强化跨场域协同联动、打造多元文化体验空间,构建共同体叙事的记忆之场。总之,数字场域中的情感仪式以技术为媒介、以情感为纽带、以认同为目标,在虚实共生的数字生态中传播既多元一体、又开放包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在数字场域中获得当代性重构。

当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的情感仪式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算法推荐机制潜在的“流量马太效应”威胁文化多样性的传播平衡,机器学习模型对文化符号的浅层解码消解仪式深度,短视频娱乐化浪潮稀释仪式的神圣性与庄重感等,还值得更多学者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可以说,情感仪式的数字化转型正面临技术理性与文化

精神之间的深层张力,未来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中的情感仪式进行实证分析和应用研究。

注释

①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了“四个共同”,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24-09-27)[2025-05-2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6962.htm.

[2] 文军.情感反映社会与文化深层次状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3-09(6).

[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19.

[4] 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百年回眸与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22(1):24-29.

[5] 陶喜红,李婷婷.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中的问题与改进策略[J].当代传播,2013(5):64-66.

[6] 孟凡行,傅国群.国庆视觉形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文化遗产,2022(5):119-126.

[7] 李春燕.缘起·价值·框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三维探赜[J].中州学刊,2023(11):169-176.

[8] 王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下的文化符号与视觉形象[J].民族艺术,2021(6):29-36.

[9] 李春燕.唯物史观视域下社会形象理论建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51.

[10] 李倩岚.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形象构建[J].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2):54-62.

[11] 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与小说[J].张颖,译.符号与传媒,2011(2):217-228.

[12] 毛嘉琪,张新.媒介仪式: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的载体和场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0):21-29.

[13] 张庆园.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从传统社会到新媒体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7-48.

[14] 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5] 马深.华裔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传播路径: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23-32.

[16] 常江,何仁亿.数字时代的媒介仪式:解读建党一百周年全媒体传播实践[J].新闻界,2022(2):21-29.

[17] 戴扬,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24.

[18] 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0.

[19] 尼葛洛庞.数字化生存[M].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20.

[20] 刘玉堂,谭上千幸.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记忆重构:基于长江大桥的文化透视[J].理论月刊,2025(2):111-120.

[21] 阿斯曼.文化记忆[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2.

[22] 张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框架与共识构建:基于《人民日报》的元话语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7):55-67.

[23]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61.

A Study on the Emotional Rituals in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Digital Field

Tao Xihong Li Tingting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field, the study of the practical forms,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value identification of emotional rituals provides a transitional path for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moving from perceptual contact to value internalization. At the practical form level, digital twin rituals utilize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to reproduce historical scenes, nurturing the emo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tertextual narrative rituals leverage the openness of symbols to gather diverse subjects, activate cultural genes, and realiz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lation; algorithmic cohesion rituals rely on data connectivity to construct emotional resonance circles, shaping the identity network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se three together promote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concrete communic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t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level, through the progressive mechanism of emotional triggering, aggregation, meaning attribution, and sublimation, emotional energy is continuously generated and transformed in the ritual process,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from individual perception to value consensu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strategies such as improving immers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lightweight interactive products, strengthening cross-field collaboration and linkage, and creating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spac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emotional contact to deepened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realize its long-term construction.

Key words: digital fiel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mage communication; emotional rituals

责任编辑: 苇如